

盗墓生涯



DAOMU SHENGYA

能否解读千里山川，直捣黄龙
一本家传残卷《地脉图》

从东北老林到新疆草原



各种诡异惊险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哪些玄机

一代天骄身后的地下世界正一幕幕揭开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简介

方言，曾用名良辉，家有一女，名若萱。冒险爱好者，阅历颇丰，曾几次进东北老林、新疆阿勒泰探险。为人豪爽，五湖四海擅结好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墓生涯/方言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13-2955-4

I.①盗... II.①方...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6972 号

盗墓生涯

著者/方言

策划/周耿茜

责任编辑/宋玉

责任校对/吕红

装帧设计/玩瞳装帧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310 千字

印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13-2955-4

定价/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
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引子 鬼打墙	1
第一章 故人	2
第二章 旅途鬼话	7
第三章 阴阳沟	14
第四章 狼群	22
第五章 升棺发财	31
第六章 玉璧	43
第七章 出发	52
第八章 阿拉新殉葬沟	66
第九章 阴兵	78
第十章 鬼径尸忙	98
第十一章 龙楼宝殿	114
第十二章 隐云殿	176
第十三章 石棺墓	192
第十四章 悬龙索	228
第十五章 龟眠地	246
第十六章 遍地索魂符	262
第十七章 鬼城魅影	280
第十八章 天骄？妖王？	304

引子 鬼打墙

我叫胡同祖，虽然这名字算不上响亮却也有一层寓意在。我父亲胡天明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希望我能够像祖先一样光耀门楣。据说我们胡家在晚清那会儿出了好几个道台、巡抚之类的地方大员。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清王朝覆灭，我们胡家也开始家道中落。

到了“文革”那会儿，我祖父受到了冲击，最终只留下一本风水古书《地脉图》。

后来，我父亲和他一起玩到大的好哥们儿胖子王建国双双去了中苏边界一个叫做三合屯的地方插队。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好几个杭州的女知青，和当时全国的青年一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单说一次两个杭州的女知青去公社开会，去了一天都没见回屯子。我父亲和王建国还有当地一个鄂伦春女猎手英子一起进山找人。结果遇见了东北民间传说的“挡”，更是误打误撞地看到了一个古墓里陪葬的童男。这事情虽然诡异离奇，不过我父亲和王建国当时都是年轻气盛，谁都没有放在心上，我也是后来听父亲偶然间提起过。

时间到了 1972 年，我父亲和胖子家里得到平反，两个人再度回到老家，王建国到北京的潘家园倒腾起了古玩。我父亲却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顺利地参了军，再往后就有了我，直到 1975 年冬天，我父母出国之前把我托付给了远在北京的胖子王建国。

第一章 故人

我这人自由惯了，用别人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也正因为我这种性格，从小学到高中没少惹是生非。高中毕业之后，我索性就辍学在家和我干爹王建国一起倒腾古董冥器（冥器是指古墓中的陪葬品）。

自从跟着干爹倒腾古董之后，我就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这些时间里我最喜欢做的莫过于两件事情，一是听干爹讲一些他道听途说来的盗墓人的诡异经历，再就是看我家祖传下来的那本风水古书《地脉图》。《地脉图》中所讲，尽是寻龙探穴，堪舆倒斗的风水秘术。虽然文字晦涩难懂，可我也能参透个三四分。

转眼到了 1995 年，我也已经 21 岁。由于经常打架，身体锻炼得非常结实，一米七四的个头也不算矮，通过经常打架我连头脑带技巧一块练了，因为咱打完架就得去所里不是？长期和人民警察打交道的宝贵经验已经完全把我锻炼成一个流里流气的京痞子。

这天刚回家，一进院口就老远看见大背头正和邻居一个新搬来的东北女孩套磁。大背头大名叫做金援朝，也是和我父亲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儿，因为平日里总是喜欢梳着一头油光铮亮的背头才得了这么个外号。

姑娘正在洗菜，大背头两颗大牙，阳光一晃分外刺眼，就听大金牙说：“妹子，你是东北哪嘎达的？”

姑娘抬头笑了笑：“叔，俺是五顶山公社三合屯那嘎达的。”大背头摸了摸油光铮亮的大背头，逗闷子道：“你看我和你年纪也差不多，以后就叫我大哥就行了。”顿了顿，大背头又问：“妹子，你还不到 20 岁吧？来北京做什么呀？”

这一问像是问到了姑娘的伤心处，姑娘洗菜的手也停了下来，竟然吧嗒吧嗒地掉起眼泪来，她这一哭，可把大背头给哭慌了：“我说妹子，你说你好好的哭什么呀？快别哭了，这要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金爷欺负你了！”

姑娘听大背头这么一说，这才止住眼泪，哽咽着继续洗她的菜，对大背头说：“大哥，不关你的事，是俺家里出了事，着急用钱，这才来北京打工！”大背头像动了恻隐之心，对小姑娘说道：“妹子，不瞒你说，在这潘家园一带，提起咱老金来，道上的兄弟哪个都会给我些面子的，要是你没拿我当外人，有什么难事就和大哥说说，就算大哥帮不上你的忙，说出来不舒服些嘛！”说完还在自己干瘪的胸脯上捶了两下，一副义薄云天的劲头，东北妹子看了看大金牙，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大哥，俺没拿你当外人，俺娘被鬼上身了！”

姑娘的一句话倒是把大背头逗笑了，他摸了摸油光的大背头，对姑娘说：“大妹子，这个世界怎么会有鬼呢？”

姑娘见大金牙不相信自己的话，急得扔下手里正在洗的菜，认真地说：“俺说的可是真的呢！”……大金牙仍旧是不相信姑娘说的话，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这姑娘却急得又要哭起来。

见这姑娘又要哭，我心中不禁好笑，想这姑娘生活的环境太闭塞吧，封建思想还很浓厚，一遇见自己解释不了的事情就会联想到鬼神，我觉得有必要好好和她谈谈唯物主义。我清了清嗓子说道：“姑娘，你母亲会不会是得了什么病？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四个现代化都快实现了，像我们这年纪正是好好学习争取为祖国发展添砖加瓦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地就鬼啊神啊的。”

没想到我刚说完，姑娘就真的急得掉了眼泪，她说：“你们知道个啥，当真是有鬼的！20年前，我娘和我两个知青舅舅进山招惹上了一个小鬼！……”姑娘忽然想到了什么，紧张地又补充了一句：“反正你们不会明白的！”

我打小就总听我干爹提起他和我父亲插队在东北三合屯时候的趣事，这会儿听了姑娘的话，我心中一动，和大背头使了个眼色问道：“你刚刚说你是五顶山三合屯的？我倒是和那里有些渊源。”

姑娘也感到好奇，抬起头仔细地打量起我来，从她眼神里我就看出她的意思了，论年纪，我和她相差无几，又是北京人，怎么会和他们那有渊源呢？我这人打小就有一毛病，面子特别薄，更别说是一个

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这么看，我脸红了一红，干咳一声道：“这个，并不是我去过你们那里，而是我父亲和我干爹二十多年前在东北的三合屯插过队，做过知青。”

“唉呀妈呀，你两个爹真在俺们那插过队？”姑娘扔下手里的菜，双手在裤子上抹了抹，兴奋地瞪大了眼睛问道。

一时间我还没明白过来这姑娘高兴的哪门子，有些木讷地点了点头。心说我父亲他们在那插过队，她高兴什么？姑娘却双眼放光地追问我两个爹是不是一个叫胡天明，一个叫王建国？

我有点不高兴了，看来没文化真是要命啊，这姑娘怎么说话呢，一张嘴就我那两个爹，怎么听怎么不舒服，不过她却一点儿都没看出来我的这些情绪变化，还在看着我，等着我给她回答，好像要确认什么一样，姑娘见我点了头，笑得更开心了，转身一溜烟地跑回她的屋里去。

看着她的背影，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她为什么会这么兴奋，通常我做人有个原则，想不通的事情就不去想，如果想不明白的事情还要去钻牛角尖，那样不仅会平白地让自己的脑细胞多死个千儿八百的，还凭空地给自己多增加不少烦恼。

我摇摇头，也转身向屋里走去，大背头也跟我回了屋，刚一进门，大背头就问我：“我说大侄子，怎么今天又逃课了？这个点就回来了？”我没搭理他，一头栽到床上，还逃课？压根就没上课，昨天因为打架在局子里蹲了一宿，要不是同学的老爹来担保，恐怕现在还在局子里呢，再说这些年干爹和大背头也都从来没真正管过我的学业，用干爹的话说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看你父亲，还有干爹我，哪个也没上过几天学，不还是天天东四的涮羊肉吃着，进口的万宝路抽着嘛！

一夜没睡，我脑袋迷迷糊糊的，刚刚这个姑娘怎么都挥之不去，一骨碌坐起来问道：“金大爷，你说那东北姑娘怎么听说我父亲和干爹在三合屯插过队那么兴奋？”大背头一屁股坐到我床上，从怀里摸出一包万宝路，扔给我一颗，又掏出打火机来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这才说道：“要说你父亲和干爹在东北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还真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他们每年都会往曾经插队的村子寄去一笔钱，哦，对了，听你干爹说过，他们在那可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稀罕事，好像还撞过鬼。”

撞鬼……三合屯……插队……撞鬼……我翻来覆去地小声嘀咕着，这时，干爹推门走了进来：“大白天的什么撞鬼撞鬼的？大背头你信不信我把你那俩门牙掰下来，让你以后一说话就漏风？”

我笑了笑，说道：“干爹，你误会了，刚刚是我念叨的，大爷他可没提。”干爹把外套脱下来，扔到沙发上，也一屁股坐到我的床上，害得我的床不满地吱吱直响。大背头问干爹：“胖爷，今天店里生意怎么样？”

干爹咧开嘴，笑了笑，说今天来了两个日本人，要买古董，你们想想我能把古董卖给那帮孙子？可咱开门做生意，又不能不卖他，结果本司令把金爷那痰盂卖给那日本人了，告诉他这是当年慈禧老佛爷御用之物，痰盂虽小，却处处透着那皇家的高贵劲，这可把他乐坏了！屁颠屁颠地扔下两万元抱着个破痰盂走了！

干爹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两沓崭新的大团结来，啪的一声扔到床上。大背头担忧地看看干爹：“我说胖爷，这钱虽然是挣到手了，日本人也给收拾了，可以后一段时间咱可不能再出摊了，搞不好那日本人再抱着痰盂回来找咱们，那可就是涉及到外交问题了，这可不像咱们人民内部问题，这可是上纲上线的！”

干爹满不在乎地把两沓大团结揣回兜里，念叨着本司令也正想放个假，另外老胡来了消息，说是这个月底要回国了。

没等干爹说完，我一把拽住他的手，兴奋地问道：“干爹你说的是真的？我爸妈这个月底回来？”干爹点点头，继续说道：“老胡这次回来的意思是咱们大家一起去一趟东北三合屯，这些年净是寄钱了，也不知道那些老乡都怎么样了。”说到唏嘘之处，干爹不禁面露忧伤。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心中一动，怎么今天总能和三合屯扯上关系呢？先是那个东北姑娘，再是我十几年未曾回过一次国的父母也要去。我有种预感，冥冥之中，我的命运会在那里发生转折……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工夫，门外忽然传来了女人的说话声。声音不大，就像是那种抗战老电影里地下党接头时候一样，不过听声音我就知道，是那个自称三合屯来的东北姑娘。她放轻了声音小心问道：“屋里有人没？俺找那大学生哥哥有事儿！”

不过她应该是很不习惯这种进屋先敲门的城里人作风的，没等我招呼一声，她就笑盈盈地推开了房门，走了进来。

不曾想，我干爹看到这个东北姑娘，却好像夹了尾巴的耗子似的，一下子从床上蹦了下来，眼珠子都亮了。

第二章 旅途鬼话

干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我和大背头一跳，在我俩诧异的目光中，干爹一个箭步蹿到了姑娘跟前，张嘴问道：“你叫什么？哪里人？”小姑娘显然也是吃了一惊，她近乎本能地说道：“俺是东北五顶山三合屯那嘎达的……”

一拍大腿，干爹双眼放光地追问道：“那你认识一个叫英子的人不？你叫什么名字？”姑娘被干爹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点蒙，小声地说道：“俺娘叫英子，俺叫四喜。”

像是知道姑娘就会这么说一样，干爹激动得老脸通红，在我们一片惊诧的目光中兴奋地对四喜说道：“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当年在你们那儿插队的王建国啊！要论起辈分来，你还得叫我声舅。”

听干爹这么一说，四喜也极为高兴：“哎呀妈呀，俺可算是找到您了！本来俺就是凭着大概的地址来北京，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

干爹和这姑娘正高兴着，我心里已经猜出个大概了，这个叫四喜的姑娘可能是干爹故人的孩子，恐怕这姑娘的妈和我父亲也是大有渊源！果然，干爹冲我一摆手：“同祖，愣着干什么，这是你英子姑的孩子！啧啧，长得还和她妈真像！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和这四喜也都说过话，也就没什么客套的了，老理讲，一回生二回熟，更何况这上一辈还熟悉着呢，就又问了个好。

说话间已经到了饭口，在干爹的提议下，一行四人奔了东四一家羊肉馆涮羊肉。因为我们来得比较早，店里还没有多少食客，几个服务员闲着无聊围在柜台跟前嘻嘻哈哈地聊天。

挑好了单间，点好了菜。我掏出烟来给大背头和干爹一一点上，干爹就迫不及待地打听起了四喜她娘和村里的一些事情。

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插队的地方就是第二故乡，如今二十多年没回去过，干爹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一问不打紧，四喜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足足过了十几分钟才给我们讲起她来北京的前因后果。

原来从我父亲离开三合屯的第二年春天，四喜她娘就得了一场大病，村里的一个老萨满给瞧过了说是招惹了冤魂野鬼，后来老萨满给出了个招，晚上 12 点前后，在十字路口烧些纸钱，就能把它送走。四喜她娘当天夜里就去烧了，正烧着呢就听有人叫她的名字，四喜娘应了一声，可是没看见人，回来之后就病得更重了。

听四喜说完，我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推断，虽然我本质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可还是佩服我家祖传的这本《地脉图》所言不虚，当即和干爹、大金牙以及四喜说了书中所记，原话是这么说的：

人身三盏灯，两肩一头正当中，夜行忽闻叫汝名，应者魂魄入黄泉！

大概的意思就是：人的身上有三盏明灯，如果夜里走路，有人呼喊你的名字，千万不能答应，如果答应了就被鬼吹灭了身上的明灯，魂魄也被鬼招了去。通常被鬼招了魂魄的人，活不过三年五载就会命丧黄泉。

这破解鬼招魂的办法倒是有一个，可想办到，却是难于上青天！大家听我这么一说，又有点灰心丧气，不过四喜还是坚持要听听到底是怎么个办法，哪怕有一丝希望她都不会放弃。

这时，我们点的火锅已经准备妥当，两个服务员已经把热气腾腾的涮羊肉和蔬菜放到了桌上，大家谁都没有动筷，我一夜没睡，早晨又没吃饭，又累又饿，肚子里早就空落落的，这会儿更是食欲大振，奈何大家都沉浸在惆怅的气氛中，无法自拔，估计我要是不把这办法说出来，恐怕谁都没心情吃，我打开二锅头，分别给干爹和大背头满上，自己又倒了半杯，随手给四喜开了瓶饮料，这才说道：“我家那本《地脉图》中记载了一个传说，而英子姑的解救之法就在其中。”

传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征战西夏的时候，俘虏了美丽的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这位王妃美貌无双，成吉思汗非常喜欢她，就命她侍寝，而这王妃性格刚烈，家仇国恨都集于她一身，就在这天侍寝的时候，穿了一身绛红衣服，头上戴着一枚御魂珠，结果把成吉思汗杀死在他的大帐内，又自尽而死，临死前王妃诅咒成吉思汗的王国会破

灭，等到那天只要有人找到这枚御魂珠，做场法事，她就会还魂活过来，成吉思汗的后人怕这个诅咒真的会实现，就把王妃和成吉思汗安葬在了一起，那御魂珠也自然就在成吉思汗墓葬中了。按四喜说的，英子姑姑恐怕也只能用这个御魂珠才能救得了。

四喜听说还有办法救她娘，自然非常高兴，不过我却是一阵阵的头大如斗，想那元人墓葬不封不树，连个标记都不曾有，更何况是成吉思汗的陵墓。不过只是瘸子打围，坐着喊也是于事无补，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我这五脏庙要是再不祭奠一下，下个该用御魂珠招魂的就是我了，既然有了办法，总好过没办法，四喜也放下了心里的包袱，大家一阵风卷残云，吃了个一干二净。

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左右，由于干爹和大金牙下午不用再去潘家园练摊，我那学去和不去都一样，大家就慢慢地走路回去。

走到胡同口的时候，老远地看见院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年老的，五缕长须，仙风道骨，戴着一副浓黑的墨镜，看样子像是盲人，他身边站了个小伙子，年龄和我相仿，身材略胖，却不失健壮，肤色黝黑，一件咖啡色夹克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又增加了几分帅气。

这两个人我都很熟悉，年长的叫做陈瞎子，和干爹、大背头是很好的朋友，靠着算命骗人为生。而和我年纪相仿的那个叫做铁蛋，是陈瞎子从孤儿院里收的亲传弟子。

几个人刚走到近前，这陈瞎子鼻子抽搭两下，叫声大事不妙，此地不宜久留！说着就催促着铁蛋，领着他闪身躲进了院里，大家莫名其妙之际却看见两个戴着红袖标的居委会的大妈往我们这边走来，众人不禁大笑起来。

接下来几天相安无事，转眼就到了月底，我父母也风尘仆仆地从大洋彼岸回到了这片故乡热土。分开了十几年，父母没变化太多，只是多了几条皱纹在脸上，倒是母亲见到我时，忍不住掉眼泪，古话说得好，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我发现自己真是不孝，都没好好挂念过母亲，也不禁潸然泪下。

亲人团聚，故人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事，一直在北京待了三天，这才决定出发，大家商量了一下，由我父母、干爹、四喜和我一起去，陈瞎子又拜托父亲把铁蛋也带上，让他多走走地方，多长长见识，我也乐得有铁蛋一同前往，毕竟男孩子在一起有更多话题聊，何况我和铁蛋还很聊得来。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直奔火车站，四喜最为高兴，仍旧是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我想恐怕现在她的心都已经飞回五顶山的原始森林里，尽情地翱翔在蔚蓝的天际了吧，火车上人不多，我们买的又都是连号的票，所以都在一节车厢里，一切安顿妥当之后，火车也吭哧吭哧地缓慢起动了。望着窗外渐渐后退的建筑，和站台上的旅客，我的眼皮也开始打架，昨天夜里陪母亲聊天聊到很晚，又起了个大早，爸爸妈妈像是在和干爹小声商量着什么，铁蛋和四喜也有说有笑，躺在狭小的卧铺上，不知不觉我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只觉得昏昏沉沉地做了个很奇怪的噩梦。我梦见自己被关在一个黑乎乎完全封闭的大石头棺材里，四周都黑漆漆的一片，眼前只有一张白惨惨分不清是男是女的脸瞪着眼睛看着我。

这张脸三分像是棺材铺里卖的纸人，七分像是死了几千年的粽子。我心中大骇，虽然知道是个梦，可还是不由得挣扎着向后退去。可是四周都是硬邦邦的石板，我是退无可退，而那张鬼脸却是离我越来越近。我心里一急，双脚使劲朝那张脸踹了过去，没想到却扑了个空，整个人从卧铺上滚了下来。

我龇牙咧嘴地从地上站起来，揉了揉刚刚撞得不轻的脑袋，一屁股坐到卧铺上，火车依旧在缓慢地行驶着，轰隆隆的铁轨撞击声不绝于耳，这才知道原来是做了个噩梦，可那感觉也未免太真切了点。

我正在胡思乱想，铁蛋嬉笑着问我：“老胡，这睡了快一天了，怎么叫你都不醒，又做梦大喊什么粽子，你馋粽子啦？可这火车上不卖……”我对铁蛋说，你懂什么？这粽子可不是你说的端午节才吃的

糯米大枣做的粽子，我说的这粽子是死人尸变后的僵尸，专吃活人心肝。

大凡生活条件闭塞不通、文化程度不高和走江湖的手艺人，是最为信奉鬼神之说的，也对鬼神之事最为好奇，铁蛋和四喜听我说起僵尸来，都显得格外感兴趣，四喜也坐到我身边说：“大哥，你懂得真多，那僵尸为什么叫粽子呢？咋还叫这么个名字？难道还能吃不成？”

我说那是自然，僵尸肉又叫闷香，可以入药，专治失眠多梦。四喜听我这么一说，作势欲呕。铁蛋笑道：“这你就不懂了不是，老话说得好，那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只要能治病，管它神丹妙药还是毒药都是好药。”我朝铁蛋挑了挑大拇指，没想到他懂的还不少。

一看我和铁蛋都冲着她去了，四喜赶紧转移了话题：“胡哥，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梦见鬼了，还是僵尸？”

我心想，这四喜也忒不厚道了，我做个噩梦看把她好奇的，不过看看车窗外，已经渐渐黑了下去，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睡了一天，我清了清嗓子说道：“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我怎么能梦到鬼和僵尸呢？刚刚我梦到我正在给一帮人讲鬼故事，讲得太投入，动作做大了。”

四喜和铁蛋果然中计，好奇地问：“你真会讲鬼故事？那你给俺们讲两个听听呗！”我打定主意要好好吓吓他们两个，于是压低了声音说：“这个故事，只有天彻底黑了才能讲。”

讲鬼故事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如果气氛营造得好，即使不太吓人的故事也完全能变成恐怖的故事。

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來，我随手抓起床头一盒蛋炒饭一边吃，一边给铁蛋和四喜讲起了一个我在潘家园听来的鬼故事。

刚解放那会儿，天津有所学校，学生不多，住校的也很少，因为没多少学生住，所以唯一一栋很破的女生宿舍楼也没整修，这栋楼里有三分之二的房间都空着，小美和小丽是刚住校的新生，第一天深夜，她们隐隐约约听到有很凄惨的哭声从走廊传来，以后每晚都是这样，

听得人毛骨悚然无法入睡，于是她们就向学姐说起这件事，开始同学们一口否认有这样的事，但经不住她俩的追问，终于说出：原来在这楼里的某一个房间里曾有一个女生上吊自杀，小美是个无神论者，一听这话就不信了，她说晚上的哭声肯定是有人装神弄鬼，今晚我就去拆穿她！说着她就离开了，胆小的小丽还没反应过来，但学姐们的话并没有讲完，后来的话只有小丽听到了。

这天晚上小美和小丽都没睡觉，半夜 12 点刚过，隐隐的哭声又飘来了，咿呀咿呀的令人寒毛倒立，小美对小丽说我们去找找吧，便拉着小丽循声走去，小丽早就面如纸色，木讷地由小美牵着走，深夜的走廊弥漫着鬼魅的气息，几盏忽明忽暗的小灯照着，把她们的身影长长拖在地上，她们循着哭声来到了四楼，这层楼所有的房间都关着，在这里哭声听起来更凄惨更恐怖，现在连小美也有点害怕了，她们来到一间房门前，这里就是哭声传出的地方，这个房间的门显然是关了很久，门上斑驳的旧漆和一些蜘蛛网说明了这些。

这时恐怖的哭声突然停止了，留下死一般的寂静，小美定了定神，看了一眼发抖的小丽，然后用力推门，但是门锁得死死的，根本推不开，小丽颤抖地说：“我……我们回去吧！我好……好怕……”小美根本不听，她发现这门锁是老式的，有一个小指甲大小的钥匙孔，于是她就把眼睛对着钥匙孔朝里看，只看到血红的一片，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她揉了揉眼睛再看，依旧是血一样的红色，她喃喃地说怎么尽是一片红色呢？

听到这话的小丽一下瘫倒在地上，发青的嘴唇颤抖地说：“学姐说，那女生上吊死的时候……眼睛被血染红了……她的眼珠是红色的！”

听到这里，四喜已经吓得声音都有些颤抖：“哎呀妈呀，胡哥你真能扯犊子！俺可不听了，俺要去睡觉了。”说着爬到我的上铺，用被子蒙住了头。

长话短说，坐了两天两夜的车，第三天一早终于到达了上街基公社。此时正值初夏时节，这里的早晨仍旧有些凉，我们一行六人小小

整顿了一下，给老乡买的礼物由我和铁蛋背负，四喜在前面带路，又走了一天，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三合屯。

刚进村，就见一中年女人躺在路边，走在前边的四喜忽然叫了一声娘，飞也似的朝躺在地上女人跑去。